

工会周刊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 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烈日下的“铁路医生”



本报记者 邹佩然

“密贴调整片再加0.3毫米，直尖轨拉伸2毫米……”骆俊杰左腿半蹲，右腿跪在滚烫的石砟上，耳朵贴近钢轨，手中的榔头敲打着道岔移动轨，凝神屏气的他仔细聆听着尖轨与基本轨闭合的声音。

8月16日13时，正值中欧班列调车作业结束后的两小时天窗点，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杭州电务段义乌西信号工区工长骆俊杰带领6名工友开始调试下行咽喉区的道岔。

豆大的汗珠从骆俊杰被晒得黝黑的脸上不停滑落。“嗒！”听到尖轨与基本轨密切闭合的声音后，被汗水打湿全身的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义乌西站是华东地区繁忙的中欧班列装车组织站，月均开行中欧班列达120多列。电务信号设备控制着车站信号灯开放、道岔转换等“神经系统”，高温天气会给电务信号设备健康带来一定影响。

30岁的骆俊杰带领一支由9名员工组成、平均年龄35岁的团队，差不多每3天就要对辖区内所有电务信号设备“体检”一遍，为中欧班列正点安全开行保驾护航，他们也被称为铁路沿线的“神经科医生”。

“我们工区管辖的线路近18公里，步行到最远的信号点要3个多小时。车站内有13条股道，106架信号机，轨道电路有76个区段，日常检修任务十分繁重。”骆俊杰说，最忙的时候，他和工友们一天要弯腰3000次，一个简单的開箱动作要重复近千次。

烈日炙烤下，钢轨、道岔表面温度高达60摄氏度，走在路上犹如身处蒸笼，骆俊杰身上的工装湿了干、干了又湿，一天下来析出了一片片白色的盐渍。

检修信号机时，骆俊杰需要爬上7米高的信号机柱。只见他一手握着万用表，一手拿着表棒测试信号机电压，目不转睛地查看表上指针的细微变化。由于信号机爬梯是金属材质，为防止烫伤和触电，骆俊杰需要穿上长袖、长裤和笨重的绝缘鞋，还要戴上手套和安全帽，绑上安全带。

“信号机爬梯上的温度接近70摄氏度，高空作业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在出汗。”骆俊杰说，下梯后，他的绝缘鞋里都能倒出汗水。天窗维修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但骆俊杰凭借娴熟的业务技能，在30分钟内就消除了5处设备隐患。

14时50分，天窗点结束，作业任务圆满完成，骆俊杰拧开一瓶矿泉水一饮而尽。想到一列列钢铁长龙在自己的保驾护航下，进出义乌西站，往返于欧亚大陆间，一股自豪感在他心中升腾。

“汗”卫城市光明与清凉

本报通讯员 申甲申

进入8月，江苏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多地气温超40摄氏度。在电力生产一线，有一群青年职工不惧烈日“烤”验，“汗”卫城市的光明与清凉。95后陈家玄就是其中的一位。

1997年出生的陈家玄，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和人交谈时略显腼腆，干起活来却雷厉风行。2019年8月，他进入江苏连云港供电公司成为一名配电网运行专职，3年来，在生产一线敢想敢干的他，已能独当一面。

8月12日11时，户外温度已达40摄氏度，陈家玄和同事们正在对四季辉小区的停电故障进行抢修。

“A组负责小区变电设备排查，优先恢复居民用电”“B组跟我一起，排查20千伏主线路”……他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抢修。

此时，烈日下的环网箱外壳变得滚烫，陈家玄的汗水顺着安全帽两侧的下颌带往下淌，他身上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陈家玄和工友们挨个对环网箱和电缆井进行检查，通过线路分段耐压试验，他们仅用1小时便将故障点锁定。“电缆井内更闷热，很可能产生沼气，先检测通风。”作业时，陈家玄提醒道，高温天气更要守住安全红线。

下午3时，故障点修复完毕，此时，陈家玄的微信步数已超过4万步。

像这样的抢修，在陈家玄看来很平常。3年来，他经历过冒着狂风暴雨的抢修，也曾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直奋战到深夜……

2020年8月，陈家玄参加了江苏省电力公司组织的配电技能竞赛。那一次，由于缺乏经验，他并没拿到名次。“不论结果如何，努力的过程一样充满价值。”面对失利，设备部副主任王华的话打开了他的心结。

随后的日子里，他更加努力，一点点积累经验。今年，他再次报名了省公司的配网不停电作业技能竞赛。布线、剪线、目测、打弯……他提前3个月就开始练习基本功。3个月里，他用完了1万多米的二次铜塑线，磨破了44副绝缘手套。最终在竞赛中，陈家玄团队成为唯一一支在60分钟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的队伍。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依次亮起，陈家玄欣慰地微笑，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顾亚琴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沪漂”逆袭成为行业翘楚——

打版纸上绘出绚烂人生

本报记者 裴龙翔

顾亚琴的一天，比其他人开始得要早一些。

早晨8点半，当制版师傅们陆续走进车间，顾亚琴早已把新一天的工作计划安排妥当。

“裤型要再修改，臀部要圆顺”“注意腰臀比，从0.1的弧度开始调整，过渡要自然”……她一条一条清晰地向大家交代。最近，企业从童装开始试水女装，版型难度又上了一个台阶。

顾亚琴是上海巨婴婴童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制版负责人。她的办公室和车间就隔着一层玻璃，每天在车间的工作台和缝纫机之间穿梭，手里握着纸笔和剪刀，她的心里才踏实。

眼下，服装行业早已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红海”，顾亚琴却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一厘米都不能差”

20世纪初，台湾某航空公司的空姐制服一经“上新”，立刻吸睛无数。以往极难“驯服”的毛料被裁剪得贴身挺括，丝巾、围裙等配饰也如同量身定制。这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制服就出自顾亚琴之手。

摩挲着制服的照片，顾亚琴对记者讲述了她的成长故事。

2001年，服装设计大专毕业的顾亚琴只身来到上海，每天“泡”在人才市场找工作。她买来报纸，按照上面的招聘信息挨个打电话自荐，终于在积蓄花光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

当她拖着行李赶到企业，艰苦的条件却让她打了退堂鼓：“睡的是大通铺，每月工资只有600元。”不过最终，她还是说服自己留了下来，成了打版师助手。

两年间，一把大剪刀被她用得得心应手，硬卡纸的版样在她手下特别“听话”，各

种弧度曲线也都手到擒来。同批进厂的员工里她率先实现“单飞”。

机会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往往又以极高的难度吓退抓住它的人。不过，顾亚琴从来没有让机会从自己的指缝间溜走。

一次，外国客人定制了一件礼服，胸前画龙点睛的手工花全厂没人能做。顾亚琴主动请缨，几天不眠不休，做出的成品堪比真花，从此这位客人每次来定制礼服都会给她带一份小礼物。

空姐制服是顾亚琴的另一次机会。制服需要衬托出空姐的体态之美，细节格外繁琐。平时一个款式通常需要五六六个尺码，而为了做准每套制服，她坚持每款都做出十几个尺码，在试穿、调整环节也都精益求精：“一厘米都不能差，穿上制服是否专业、干练、靓丽，往往就在分毫之间。”单是一件外套，她裁出来的牛皮纸摞起来就有一米高。

极致的细节把控最终成就了这家航空公司的经典款制服，也让顾亚琴在圈内崭露头角。

“闲下来就感觉是在浪费人生”

2004年，顾亚琴转战童装制作，本以为自己可以实现“降维打击”，没想到现实很快让她意识到了短板所在。

“0岁到12岁，正是孩子身体发育的阶段，不仅版型变化多样，而且童装尺码小，对误差要求更严格。”她调整心态及时“归零”，在童装行业一沉淀就是10年。

升任版样负责人后，她动起了脑筋：“有没有能快速提升新人业务水平的办法？”几番琢磨，她建立起了数据库，将各种款式的基础版型和不同材质门类分类设置好，导入自己去过积累的数据并不断丰富，这样一来，只需简单查询和校正就可以应用在工作中。

“有一次在家看电视，危机感突然就来了，闲下来就感觉是在浪费人生。”顾亚琴说，自己是闲不住的人。

后来，她先在东华大学完成了英语专业的本科学习，又在青浦参加了制版专业的



图为顾亚琴在参加全国纺织行业服装制版师职业技能竞赛立体育裁项目比赛。

受访者供图

培训班。

从她居住的奉贤区到青浦区，几乎横跨了整个上海，为了赶上周末上午9点的课，她早上5点就从家里出发，辗转几辆公交和地铁，单程通勤需要几个小时，但她一节课都没落下。

2017年，她报名参加了全国纺织行业服装制版师职业技能竞赛。时隔十年，重新捡起女装设计制作，顾亚琴唯有全力以赴。

竞赛分为平面制版和实际操作两部分，和来自全国的高手过招，顾亚琴不敢怠慢。外套内里制作环节最让她紧张：“我们都说‘穿面子，富里子’，内里制作最见制版师对服装内在舒适和外在靓丽之间平衡的把握。”

最终，凭借过硬的基本功，顾亚琴完成了所有项目，将“全国服装行业服装制版师能手”称号收入囊中。

带领大家向前走

顾亚琴的办公室里，各式童装应有尽有，其中一件缀满亮片的衣服最让她引以为傲：“以前我们的技术还不能制作这样的图案，只能进行简单缝合，后来经过不懈攻关，现在几乎没有我们实现不了的工艺。”

图片故事

深山苗寨里的女村医

8月13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乌肖村，李玉群和丈夫文天林走在出诊归来的路上。

今年40岁的李玉群，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乌肖村的村医。13年来，她扎根深山苗寨，守护着苗族群众的健康。

乌肖村是李玉群丈夫文天林的家乡。很长一段时间里，乌肖村没有村医，村民需要到18公里外的镇上看病就医。2009年，在经过乡村医生人才培养、考试合格后，李玉群和文天林成为乌肖村的村医。两年后，文天林被调到其他苗寨担任村医，李玉群一人继续守护着800余名苗寨村民的健康。

乌肖村山高、坡陡、谷深，农户比较分散，留守老人居多。在做好日常基本诊疗工作的基础上，李玉群主要靠步行和骑摩托车入户巡诊。文天林也会在休息时间回家帮助李玉群。“村民就像我的亲人，用自己所学，让大家在村里就能看病，是我的幸福。”李玉群说。

本报通讯员 蔡兴文 摄



符大利带领团队用17项国家专利、102项实用新型专利为矿山添“智”，让矿工“坐在地面采煤”梦想成真——

煤海深处走来“智慧工匠”

本报通讯员 李小艳 本报记者 毛浓曦

8月初，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爆竹声响彻云霄，一辆辆支架搬运车装载着披红戴花的智能化综采设备正奔赴“岗位”，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全面进入智能化采煤新时代。

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首批“大国工匠”符大利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几个月来，他一直“脚不点地”地穿梭在矿井上下，一边与国家安全院专家团队沟通方案，一边与设备厂家、技术人员研究智能化装备应用问题。

如今，该矿智能综采设备顺利入井，矿工们“坐在地面采煤”梦想成真了。

差点当了“逃兵”

2002年，符大利听从在煤矿当工人的父亲的建议，来到黄陵矿业一号煤矿综采队当电工。可是，上班第3天，他就打了退堂鼓。

从井口到井下工作面一个来回要步行15公里，负重50斤的配件和工具，身材瘦小的符大利感到吃不消。趁着巷道漆黑，没人看见，他一边走一边偷偷抹眼泪。

父亲符永彪看出了儿子的心事，一句话

点醒了想要放弃的符大利：“要想明天不受累，今天必须吃苦！”

从那时起，骨子里不服输的符大利下定决心学好技术。他师从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王军明，师傅对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重来！”

师傅的严格让符大利养成了严谨、细致、高标准作业的习惯。为搞明白一个细节，他经常熬到夜里两三点，专业书里写满了注释和标记。几年下来，符大利已经成长为公认的技术能手。

德国专家竖起大拇指

2007年5月，一号煤矿首次在综采工作面运输机里使用了德国的启动装置，但因“水土不服”，设备运行3个月便出现故障。每次故障都要请德国工程师专程来处理，不仅费时，也耽误生产进度。

符大利经常跟着德国专家一起处理故障，逐渐摸清了“门道”，还琢磨出一套设备改造方案。可是，德国厂家对自己的设备很自信，反对改造。

符大利没有轻言放弃。为了全身心投入设备改造，他连续两个月都住在了矿上。他每天守在现场观察琢磨，还自学CAD制

图，研究每个零部件的工作原理。那段时间，吃饭、洗澡、走路的时候，符大利的脑子里都在想着改造方案。有次升井洗澡，他看到淋浴上的水汽，若有所思，急忙再次换上工装下井。经过反复分析试验，他在启动装置内部的循环水路中增加了外部冷却器，并调整注水时间，经他改造后的设备连续9个月运行无故障。

这次对洋设备的成功改造在行业内引起不小震动，就连德国厂商都竖起大拇指，符大利“机电大拿”的美誉也在矿区传开了。

圆梦智能开采

从小在矿区长大、目睹过井下事故的符大利一直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让采煤更安全，矿工劳动更体面。

2014年初，黄陵矿业在一号煤矿1001工作面开展国产智能化无人开采成套技术装备工业试验，这是煤矿人眼中的“珠穆朗玛峰”。作为矿区的高技能人才，符大利被委以重任，担任项目主要负责人。他挑选精兵强将，担任技术攻关小组，加班加点处理难题。最忙的时候，他一口气下了43个井。

过度劳累让他患上了面瘫，井下巷道风大，而面瘫患者见不得风，他便把中药、西药

全部装在兜里，不舒服了吃药，饿了啃几口面包，困了在防爆车上打个盹。历时4个月，反反复复进行了20多次试验，符大利带领技术团队完成了11项技术改造。

2014年4月2日，这是载入中国煤炭行业发展史册的一天。在一号煤矿调度指挥中心，两名西装革履的矿工走到操控台前，娴熟地通过地面指挥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操控按钮，启动井下综采工作面各个生产设备，顺利实现了远程控制煤机采煤和综采支架的推架移溜作业。几代煤矿人“坐在地面采煤”的智能开采梦想，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

这项技术填补了我国煤矿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的空白，符大利的名字也随之在煤炭行业家喻户晓。

符大利没有停下“掘进”的脚步。2015年8月，他带领团队建成全国首个中厚煤层智能化无人综采工作面；2019年9月15日，符大利团队完成的“基于动态地质模型大数据融合迭代规划控制策略的智能开采技术”研究，实现了由传统割煤向三维空间感知和自动截割的技术跨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截至目前，符大利和团队先后完成科技项目52项，获得国家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102项。